

春天的芭蕾

——记香港女高音田春独唱音乐会

春光明媚的香港,花腔女高音田春的独唱音乐会更是带来了春的气息。香港大会堂2楼剧院,多位重量级声乐及音乐大师同场献唱及献奏,可谓星光熠熠。当中不乏香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明英,上海男高音歌唱家于克勇,香港女中音歌唱家陈以心,香港青苗中西艺术团团长、青苗琴行创办人黄伟达博士,指挥家严健民等特邀嘉宾。整场音乐会充满爱国情、民族

音乐会表演形式多样,让观众欣赏到多姿多彩的中外艺术歌曲的演绎。《歌唱祖国》为开场曲,接着演唱怀旧金曲如《采槟榔》《水长流》《回娘家》等,还演唱了多部电视剧主题歌,如电视剧《聊斋》插曲——《说聊斋》、电影《地道战》插曲——《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中》、藏族民歌——《西藏之恋》。此场的主题曲《春天的芭蕾》更显示了田春的音乐才华。由始至终,美的声音回响全场,引来阵阵此起彼伏的掌

声、欢呼声。

为满足香港观众对民族歌曲的浓厚兴趣,田春以女高音演唱陕北民歌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、《芦笙恋歌》插曲《婚誓》及朝鲜民族歌曲《长鼓咚咚敲起》等。压轴歌曲《我的祖国》把全场的爱国情怀推向高潮,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。

田春音乐会之所以成功及受到高度好评,源自她的唱法没有受到音乐学院派的局限,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唱作风

格,歌声清新、自然、甜美,雅俗共赏。

田春是辽宁省大连人。幼年跟着国内名师学习洞箫等音乐演奏,从而打下了良好的音乐基础。跟随毕业于辽宁省师范学院音乐系的金莉莉学习声乐,考获国内音乐八级证书。赴港定居后,跟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李明英学习中国民族歌唱法,跟随上海歌舞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于克勇学习美声唱法。田春曾获得金紫荆花最高奖、

第四届香港中华文化艺术节决赛金奖、超新声艺术大赛民族唱法组季军等多个奖项。现任香港华韵艺术团团长、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副理事长、歌唱班音乐导师。

为表彰田春的成就,香港书画家交流协会以理事长陈文星为代表送出书法作品《田园风光无限好,春色满园美如画》,祝贺田春歌唱事业的成就并寄望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(陈文星、潘艳芬)

我的“年”



“年”这个节点,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说,感觉截然不同。

作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,平日缺衣少食,吃饱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,而吃好无疑是一种奢望。记得十五六岁时跟生产队的大人到十多公里外的山田里劳作,中午一斤二两的大米煮成一锅粥,竟然风卷残云,吃得只剩下一碗,作为劳动结束时的点心。

那时盼过年,首先是有美味的猪肉吃,平时除了家里养的猪杀了能饱食一顿,就要等过年了。除夕前三天,一听到远处传来杀猪声,我就产生莫名的激动,这是对肉的一种久违的向往。节俭惯的母亲,一到过年,也会咬牙凑钱买上几斤猪肉。肥瘦相间的居多,纯粹的瘦肉少之又少。这样选择,一是全家打打牙祭,再就是熬些猪油日后炒菜用,一举两得。

我家住的是三落古厝,有七八户同居一个屋檐下。平时不论谁家买肉,只要几两肥肉下锅,整个三落古厝肉香弥漫,大家都忍不住流口水。

只是平时像食草动物,胃肠鲜有油水,一到过年偶染荤腥,肚子就不争气。轻则胀气,严重的还会下泻,一天拉好几次稀,可惜那些进补全都付诸流水。

小时盼望过年,除了偶有新衣可穿外,还会拿到两三角的压岁钱,那可是一笔不小的“财富”。我主要用于买木制手枪的“子弹”(即裹在有色纸里的硝药),一扣扳机射击,会冒烟并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我和其他玩伴在甘蔗林里神出鬼没,“啪啪”的枪声不绝于耳。

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人到中年的我,从中学调到县直机关,春节大都住在县城,虽不富裕,已不愁吃穿。那时对过年的感觉是喜忧兼具,喜的是单位会多发一些奖金和物品。忧的是节日里走亲访友,应酬成风,想推推不掉,想躲躲不开。

退休后长住厦门,一晃又过了好几年。俗话说,越老越怕时光流逝。以至于现在一临近春节,就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。把异乡当故乡的结果是亲友不多,春节反而有清闲的时间,能静下心来读点书,写点文章。

步履匆匆,抚今追昔,生命中每个阶段的“年”都值得自己细细品味。

(郑其岳)

莲河运灯

在我们翔安莲河,元宵节可热闹了,有祖辈传下来一项习俗——运灯。

正月里,莲河街上就有好多店家在卖灯笼了。款式多种多样,十二生肖、卡通人物,还有高级跑车;设计也越来越先进,有些配了音乐盒,一按开关,便唱起歌。

元宵当天,家家户户不约而同,早早吃过晚饭。晚上七点钟,村里的巷子就可以看到零星的小灯光。有大人牵着孩子,孩子提着灯笼兴奋地离家出发了;有老人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孙子,一手还帮提着灯笼笑呵呵出门了;有相约好的小伙伴

提着各种造型的灯笼,浩浩荡荡赶往集合地……渐渐地,灯光越来越多,越来越亮,把厦门这个边远的小乡村照得格外温馨与动人。

“花市灯如昼。”大家的路线一般是先从街头走到街尾的庙口,再绕古渡口到海边、车站等。一路上三三两两,孩子的欢笑声,大人相互寒暄着……老人家会边走边念叨“运灯运祖厝,赚钱建大厝”,孙子好奇模仿,反复吟诵,颇有“雄赳赳,气昂昂”的气势。

回想儿时,沿路还会遇到“袭击”。偶尔会有捣蛋鬼拿着小鞭炮躲在角落里,时不时扔

个小“炸弹”出来,路人被吓得哇哇叫。或者找纸糊灯笼下手,我们叫“炸灯”。提纸灯的人被炮声吓得手忙脚乱,摇摇晃晃间,灯笼纸就很容易被蜡烛烧着。捣蛋鬼在暗处得意得哈哈大笑。那时,纸灯是很难点着完好走回家的,但孩子并没有因为灯被半路袭击烧着而耍脾气,大家都觉得很刺激。即使纸灯没被烧着,回到家门前,自己也会故意烧掉,据说这样一年才会有好兆头。

莲河的运灯,给出生在这里的孩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。每次想起来,都倍感幸福与无限想念。

(Amy)

儿时闹元宵



转眼,元宵节已经过去,在闽南人们大都认为,只有过了元宵节,这个年才真正结束。儿时的元宵节不仅营造了节日氛围,也充满了泉州地方特色。

那会春节刚过,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灯结彩准备过元宵节。家有女孩出嫁尚未生育的,娘家会送花灯去贺节。因“灯”与“丁”谐音,寓早生贵子之意。当年我大姐刚出嫁,我便与三姐去送灯。送的是一只公鸡灯,一对红白并蒂莲花灯和一幅“逢都市”。“逢都市”是在纱框上面印着“董永逢都市,仙女送孩儿”的年画,这个典故出自“七仙女”的神话故事。

我们小孩儿到处找竹篾准备扎花灯。当时扎得最好的要

数小鼓灯、飞机灯、兔子灯了。小鼓灯最好扎,用八根竹篾头尾一扎,糊上毛边纸就行。我们在飞机灯的机翼上写了字,又在机头上装个“小风车”,一跑起来就会不停地转动;兔子灯的底座装上四个木纱团当轮子,可以牵着在街上玩,兔子尾巴还会左右摇动,经常招引许多孩子跟着跑。

孩子们总是等不到元宵节那天,正月十三晚上,就会拿着自己糊的花灯,排成一队,先在家里玩起,再到门口,然后从巷口到巷尾,再从巷尾转到巷口,一路上不断有邻居家的孩子加入。如果遇到灯着火了,大家忙着扑火,又笑又闹,乱作一团,大人也指指点点骂笑着。

那时大家最想看的是民间踩街的队伍。那年头踩街都是自发的,有舞龙的、舞狮的、驴阿探亲、公背婆的、火鼎公火鼎婆、拍胸的、猪八戒背媳妇的、童子拜观音的、八仙过海、白蛇传,还有什音、笼吹、车鼓、南音演唱、少林拳术等等。这些彩妆游街的大都是南门口国术馆的搬运工,也有城郊的农民,还有公式埔的“鸪鸪姨”,边表演边游街。鞭炮声、锣鼓声此起彼伏。我们这群小孩是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跑。我们个儿矮,削尖脑袋就从人缝里钻到最前面。最耀眼的要算漫天燃放的烟火,夜空中这里那里时不时爆出五彩斑斓的礼花:有的像满天花雨,有的像山花绽放。中山路沸腾了,真是“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一直闹到深夜才逐渐散去。

往往回到家,已是午夜十一二点了,但余兴未尽,躺在床上还尽想着那些小和尚的武功,猪八戒的憨态。一听到门口有锣鼓声,立刻爬起来,有时来不及穿衣服,裹着毯子就跑到门去,一个晚上要来回五六趟。寒冬腊月,手脚冰凉,尽管冷得浑身直发抖,但大家心里热乎乎的,充满了兴奋,充满了快乐。

(黄鹏飞)